

农夫和将军的故事

nongfu he jiangjun de gushi

俄罗斯童话集之十 ● 张孟恢 译



农夫和将军的故事

nongfu he jiangjun de gushi

俄罗斯童话集之十

张孟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农夫和将军的故事

萨尔蒂科夫-谢德林 著

张孟恢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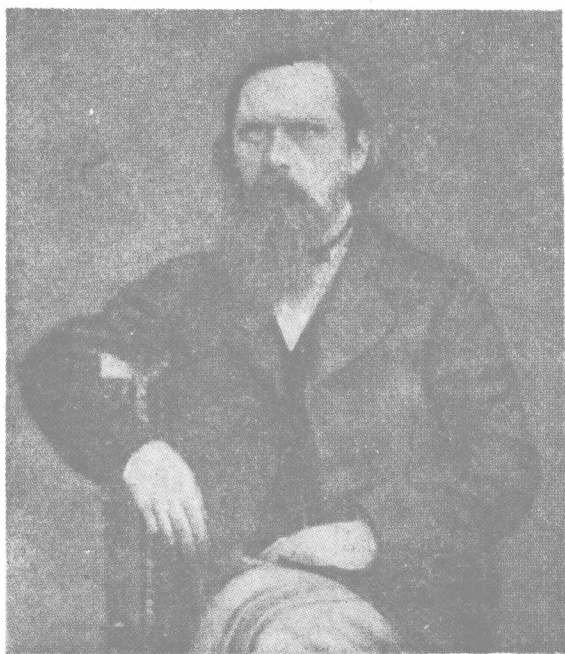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4 字数 62,000

1989 年 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27-0632-X/I·301

定价：1.25 元









目 次

农夫和将军的故事.....	1
良心丢了.....	12
忘我的兔子.....	29
可怜的狼.....	38
耿耿忠心的特列卓尔.....	47
健忘的绵羊.....	58
老马.....	66
果子羹.....	75
在路上.....	78
壮士.....	86
复活节之夜.....	90
乌鸦叩首陈情记.....	99

农夫和将军的故事

从前有两位将军，因为都很轻浮，所以念了一声天灵灵，地灵灵，立刻到了荒无人烟的孤岛。

这两位将军在某衙门的收发室办了一辈子公事。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也老在那里，因此什么事都不懂。除了“请接受卑职的崇高敬意，耿耿忠心”外，任何话都不会讲。

由于没有多大用处，收发室撤消了，两位将军被放出来，自由自在过着日子。他们退職之后，都住在彼得堡师爷街，各有各的房子。他们每人有自己的女厨司，都领养老金。忽然来到了荒岛，他们一觉醒来，看见两人共盖一条被子。当然，起初他们什么也不明白，便闲谈起来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。

“大人，我今天作了一个奇怪的梦，”一位将军说。“我看见我好象生活在荒岛上……”

说完这话，他立刻一跃而起！另一位将军也一跃而起。

“我的老天爷！这是怎么回事！咱们在什么地方呀”！
两人都拉开嗓门，拚命喊起来。

于是两人你摸摸我，我摸摸你，这到底真是作梦，还是实实在在遇见了这种怪事！然而，无论他们怎么竭力安慰自己，说反正这不过是个梦，可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悲惨的现实。

他们眼前一面是无边无际的大海，而另一面是一小片陆地，陆地那边也是望不见边的大海。两位将军在收发室关门以后，头一遭哭起来了。

他们又互相看看，发觉都穿着睡衣，脖子上还挂着勋章。

“现在能喝点咖啡多好啊！”一位将军说道，但是一想起他们碰上这个闻所未闻的怪事儿，又第二次哭了。

“咱们到底怎么办呢？”他含着眼泪继续说，“要是现在写份呈文，会不会有用处？”

“我看这么办吧，大人，”另一位将军答道，“您往东边走，我到西边去，天黑时候，咱们再来这里碰头。也许能找到点什么的。”

于是两人开始找寻，哪里是东，哪里是西。他们想起有一次上司说过：如果你要找东方，那么你面对北方，右面就是你找寻的方向。他们又去找寻北方，这样那样站了一阵，东西南北都试过了，但因为他们在收发室里办了一辈子公

事，所以什么都没有找到。

“我看这么办，大人，你往右边走，我往左边走，这样更好点！”一位将军说，他除去收发室以外，还在科班军校当过书法教师，因此，比较聪明一点。

说过就作。一位将军往右边走去，看见地上长着树木，树上结着各种各样的果子。这位将军很想摘苹果，能摘到一个也好，可是苹果都高高地挂在树枝上，非得爬上去不可。他试着爬了几下，除去撕破睡衣，结果一无所得。将军又向河边走去，看见河中有鱼，象在喷泉河上的运鱼船里似的，挤得满满。

“要是师爷街上有这么些鱼儿可就好啦！”将军这样想着，食欲甚至使得他的面部表情也发生了变化。

将军走进树林，那里松鸡叽叽地叫，黑山鸡咯咯地啼，兔子到处奔跑。

“我的老天爷！尽是能吃的！尽是能吃的！”将军说，他觉得他已经有点恶心了。

没有办法，只得空着双手回约定的地点去。当他走到的时候，另一位将军早已等在那里了。

“您怎么样，大人，弄到点什么没有？”

“只找到一份旧的《莫斯科公报》，再没有别的了！”

两位将军又躺下来睡觉了，可是空着肚子怎么也睡不着。一会儿他们忐忑不安地想着，谁会替他们领养老金；一

会儿白天看见的那些果子、鱼、松鸡、黑山鸡、兔子，又在脑海里浮现出来。

“大人，谁会想到，人类的食物原来是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树上长的？”一位将军说。

“是呀，”另一位将军回答，“老实说，直到现在我还以为，早晨喝咖啡时端来的面包，天生就是那个样儿。”

“所以，比方说吧，谁要是想吃沙鸡，就得先去捉住它，把它宰杀，拔掉毛，用火烤……不过这究竟是怎么个作法呢？”

“这究竟是怎么个作法呢？”仿佛回声似的，另一位将军重复着。

大家不作声了，都在想方设法入睡。但饥饿却断然把睡梦赶走了。松鸡、火鸡、奶猪一个劲儿直在他们眼前闪，都那么肥肥的，烤得焦黄，还有黄瓜、酸菜以及其他凉菜。

“看样子我现在要吃掉自己的靴子了！”一位将军说。

“戴过许久的手套也不错呀！”另一位将军长叹了一口气。

忽然两位将军互相打量一番：他们眼里闪着恶狠狠的火花，牙齿咯吱直响，胸膛里发出低沉的咆哮。他们各自慢慢向着对方爬去，转眼之间都变得凶神恶煞似的，十分怕人。只见衣服撕得满天飞舞，不断响起吼叫和哼哼声。那位当过书法教师的将军，咬下他同僚的勋章，一口吞下肚去。但是，那鲜血淋漓的模样儿，仿佛把他们的理智恢复过来了。

“上帝保佑啊!”两人同声说道,“这样我们会彼此吃掉的呀!”

“我们怎么跑到这儿来的! 哪个混蛋给我们开的这个玩笑!”

“大人,咱们应该聊点什么开开心,不然咱们会弄出人命案子的!”一位将军说。

“您开头吧!”另一位将军答道。

“您有什么高见,比方说,为什么太阳先升起,然后再落下,而不是相反?”

“您这人真奇怪,大人,您不也是先起床,到部里去,在那儿抄抄写写,登记注册,然后再躺下睡觉的?”

“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安排:先躺下睡觉,作各种各样的梦,然后再起床?”

“唔……是呀……不过,说实话,我在部里办公总是这样想:现在是早晨,过一会儿是中午,再过一会儿开晚饭,随后就该睡觉了!”

但是,一提到晚饭,两人又都变得垂头丧气,谈话刚刚开始,便告中断。

“我听一位大夫说过,人依靠自己身上一种液体可以长命百岁。”一位将军又开头了。

“那是怎么回事?”

“是这么回事,老爷。自己身上的液体据说能制造另一

些液体，同时这些液体又制造液体，如此周而复始，液体永远不断……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那就得吃点什么了……”

“呸！”

一句话，无论两位将军谈什么，总免不了要想起吃的，这又把他们的辘辘饥肠刺激了一番。两人决定停止谈话。一想起那份拾来的《莫斯科公报》，便贪婪地读起来。

“昨日，”一位将军用激动不已的声音念道，“我国古都市座大人举行盛大宴会，赴宴宾客近百人，名酒佳肴丰盛无比，珍贵绝世。前来赴宴宾客，均携有各地山珍海味，以作礼品。有‘谢克斯纳河的金色鲑鱼’，有高加索林中野鸡，以及在我国北方二月极为罕见之草莓……”

“去你的，我的老天爷！大人，难道您不能找点别的新闻念念吗？”另一位将军无可奈何地嚷道，把他同僚手上的报纸夺过来，念了如下一条新闻：

“图拉讯：昨日，因乌帕河中捕得大鲑鱼一条（甚至当地老居民也不记得是否有过此种事件，何况此一鲑鱼后被认出原是警察所长勃某），此间俱乐部特为设宴庆贺。受庆贺之鲑鱼被置于大木盘中，覆以黄瓜，鱼嘴插青菜叶一片。当日主持其事之帕博士照料极为殷勤周到，全体嘉宾均人尝一块。佐料花色繁多，甚至可说是琳琅满目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大人，您选择读的东西好象也不怎么细心！”
头一位将军打断他的话，同时也把报纸夺了过去，念道：

“维亚特卡讯：此间有一老居民发明一种烧鱼汤之方法，甚为别致。取来活鲶鱼之后，先将其痛打一顿；因疼痛之故，鲶鱼肝脏则分量大增……”

两位将军都垂头丧气了。他们目光所及，无不是谈吃的。他们自己的思想也存心跟他们捣蛋，因为无论怎么努力把煎牛排之类的念头赶走，但这些念头总是蛮不讲理地排开道路，闯了出来。

忽然，那位当过书法教师的将军灵机一动，恍然大悟……

“这么办好不好？大人，”他欢欢喜喜地说，“咱们去找个庄稼汉？”

“找个……找个什么庄稼汉？”

“喏，普通的庄稼汉……平常那样的庄稼汉！他会给咱们端面包，抓松鸡，捉鱼！”

“唔……找个庄稼汉……可是，没有这种庄稼汉的时候，上哪儿去找呢？”

“怎么没有庄稼汉，只要找，处处都是庄稼汉！大概他躲在什么地方偷懒去了！”

这主意给两位将军莫大鼓舞，他们立时精神抖擞，一跃而起，动身找庄稼汉去了。

他们在岛上逛了许久许久，结果一事无成，但到最后，忽然传来谷糠面包和酸羊皮的刺鼻味儿，于是跟踪追去。有位彪形庄稼大汉，躺在一棵树下睡觉，肚皮朝天，手枕在头下，肆无忌惮地在那儿偷闲躲懒。两位将军大为震怒。

“你倒睡得舒服，懒骨头！”他们一齐扑过去。“两位将军老爷两天两夜没有一点儿东西下肚，都快给饿死了，你倒满不在乎，连耳朵也不动一动！赶快给我干活去！”

那庄稼汉站了起来，看见两位将军严厉吓人。他本想撒腿跑开，可他们一个劲儿抓住他，死也不放。

于是他在他们面前干起活来。

他先是爬上树去，给将军摘了十来个熟透的苹果，自己留一个酸的。然后到地里刨了一阵子，刨出些马铃薯；随后又取了两截木头，摩擦出火来。之后他又用自己的头发做了个索套儿，拿它捉了一只松鸡。最后，他点燃一堆柴火，烤出许许多多食品，以致叫两位将军也不得不考虑，是否分一点给这个寄生虫了！

将军看见庄稼汉勤奋努力的果实，心儿乐得直跳。他们早已忘记昨天差点儿没有饿死，只顾想着：你看做官多好啊，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完蛋！

“启禀将军大人，你们满意吗？”懒骨头庄稼汉问。

“很满意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看见你很努力啊！”将军答道。

“现在可以让我歇会儿了吧？”

“歇歇吧，好朋友，不过你得先搓根绳子。”

庄稼汉立刻找了些野麻，拿到水里泡软，捣一阵，揉一会儿，——到天黑，绳子便搓成了。将军用这根绳子把庄稼汉绑在一棵树上，以免逃跑，而自己便躺下来睡了。

一天过去了，另一天也过去了，这位庄稼汉想出许多巧主意，居然在手掌心里烧出菜汤来。我们的将军变得快快活活，肥肥胖胖，肚儿饱饱，脸儿白白。他们开始谈起来了，说生活在这里管吃管住，而在彼得堡，他们的养老金都一笔一笔地攒下来了。

“您有何高见，大人，巴比伦的通天塔是真有其事呢，或者只是一个寓言？”一位将军吃过早餐之后对另一位将军说。

“大人，我以为真有其事，不然如何解释世间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呢！”

“这样说来，洪水也是真的了？”

“洪水也是真的，否则如何解释有洪水之前的野兽存在呢？况且《莫斯科公报》讲……”

“咱们来读读《莫斯科公报》好吗？”

他们找来那份报纸，坐在树荫下面，从头到尾读着，莫斯科怎么吃东西，图拉怎么吃东西，平兹怎么吃东西，梁赞怎么吃东西，——没关系，反正不会打恶心了啊！